天啓滇志

藝文志第十一之西

記類

定遠縣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于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巂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嘗于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

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于段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

州千户至正改爲定遠州

今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遐聲名之盛多士主斯時斯地亦孚幸

矣嗚呼漢之作士名取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

彰休盛然特以闢土服遠言爾

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皋萬里而

氣孚風和君子道行已于洪武初元榮破天言之褒

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慓彼負素手别髻濮

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于武王永清之世

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

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亦多説矣肇始于六經發揮于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睎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亦可以為成人矣繇是而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于碑之陰

靖陽書院記　唐時英

脩道名堂何堂也靖陽書院之堂也書院何始乎望山子教人以誠明之學經始之未之前聞也夫道本

無修云何修道也孔子曰修道以仁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以君子脩之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自明而誠成功一也我思古人師於圖書列於卦疇為典謨訓誓爲三禮六經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繼絕學教萬世無窮譬如天地無不覆載四時行而百物生苟非仁乾坤幾乎息矣觀天地則知聖人也根心之學肫肫天理無一息之停無一毫動以人者間焉故曰仁人心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生生之謂易也冲漠無朕之中萬像森然已具感而遂通天地之故聲教訖於四海彝倫攸敘推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地平

天成山川神鬼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草木昆蟲各正
性命竝育而不相害非天下之至仁孰能與於此若
一夫不獲一物失所是吾浩然一息停機一息不仁
矣又安得為全人而誠身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反身而誠天地萬物一全而歸之物我
無二是謂樂天脩道之功於斯為至然聖人天地所
不能盡者何哉難言之言不傳之傳操無能之心自
至乎能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者從之是也故不患位
育之未能而患中和之未致中也者何也致至也如
行者之至家如冬夏二至也作書者以無聲無臭終
篇此其微旨哉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所以求至也及

其至也察乎天地一日歸仁心鏡虛明宇宙影現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無不盡性之人無不盡性之物必麟趾而觀一切有情皆然矣高乎而觀一切無情皆然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天地乎何也仁本如是道本不可須臾離也中本無時而不中也本無形而無不形也本無能而無不能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真元之會天淵之間淵淵浩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非聞見之知也故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先儒謂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但人不明終始自見其不成然則原始要終不以聞見梏其心當見六位時成

矣必和氣和形和和合太和和而言之道也所謂位育者非耶可以默成不可以言信可以直養不可以義襲洗心藏密精義入神梅芳於寒蠖信於屈有以夫所以約情濟而歸之己也盡己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此觀聖人則知天也先天而天弗違與所謂天法道乾統天者乎觀天觀聖人則知人也是知事心踐形之為大而人何小之終身繇其道而不知者衆此悲夫望山子畏天命而悲人窮濟誠源而達任脉舉茲曠世之典諸士子繇是見天人之際相與沐聖涯登道岸而問津焉余固同舟者喜而前導記于石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鄧原岳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於是章劍未遑講爲學之業蠻孽特作無歲而不厪王師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碁置漸以俎豆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能賢而寵與之壹視中土翩翩乎

明德遠矣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箐而居閔不知學其穎者稍通章句稱博士往往寄它庠厥後益多道路跋涉諸生苦之而山箐之民亦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頓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即引而置

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有而赤而走耳萬曆丙申鍾
君應麟來守是邦閱之三老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
於是學使者兩臺疏請於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從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
曰先師廟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
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
泮水戟門齋舍廚庖莫不備其蔚然鉅麗之觀矣今
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之寵臨而載德
藉手以告成事者也顧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
法則莫詳於成周考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庠而
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

暴厲恣睢之習忘禮三物皆此意也辟如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于干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寧可以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周而其大要乃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伸則抑士之節不植則褻以廟堂之威款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綱紀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所為久安長治之術其宰用此通者利孔既開盡山澤而錮之即學官不免焉遂至古鹽鐵之議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

儼然依于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之約束堅持其孝弟忠信之心而盡紬其暴厲
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全華
所不能靡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它
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
有蠻夷之風欵誘進之乃遷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
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
右文之世不由户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服聖教則
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臣毋自畢其氣毋自褻其
節期以用夏變夷較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
藉以榮施而儻視學於此有學幸矣鍾君内江人史

君潛山公前後守歙江者王君即墨人程君休寧人
皆與有勞贊其經費則二判吏楊捧為太役先而庶
官郡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張志淳

蒙蒙守禎嘗遣使來問樂則賢之訓導振之日後遣
弟子登仕持狀來告學較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
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為州尙震景泰改元始陞府
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
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丞舉學事
是故殿則册楹刻龍肇以金飾凡鴟龍璧榱咸刻而
磐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

金工繪工髹工邑工周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
欄楯飾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廓而大矣而服甓服
功服石服采精而衰華而執周弗稱故櫺星之門以
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
三楹則曰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
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
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
有禁左闈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
闈之道更額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
至周繚之垣弗周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
皆考經定制軌物彰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

什七財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至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經化是屬皆守書題不敢忽心畫於是乎度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吉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朔而振之師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與工備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功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間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篇編釐於予其用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譬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

用心袁表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未己令觀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成勤見仕於畢務戈事致用而我用而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萘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兹則知卬而幾浦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在氏蒙産

國初遠滇郡守率用所産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與近見蒙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於戚是豈無所自哉

明志書院記

漢相諸葛忠武侯平定南中南至産里西底洋海大

而都邑小而聚落其豈功盛列在在昭著崇立而表
顯之使人之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之師帥者之職
與蒙郡故有書院剏於胡倅文光歷歳既久傾圮殆
盡長沙吴公來為師帥朞月之内政行恵流憫書院
之乖離慨功德之未祀乃謀諸師生父老聞於臺院
司省出己俸以倡人一時世守左君鄉縉紳及好義
者亦各以私錢助費其木陶甓聚食召工拓書院之
隙地以建侯祠因建祠之餘材以補書院

廣西府遷學記　　王思民

廣西古牂牁地僻在滇之東南僅百

本朝設流以來學與俱開始創於秀山之麓後從於

府治東五里而近二百年間僅楊洲一人一登賢書餘寥寥無聞爲諸士子每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郡固荒服實跨有三州吾曹縱不能好學然仿佯之學亦豈盡出他郡縣下乎無乃學宮地脉庳下散漫山川之靈秀弗爲聚先聖之歆享弗爲及致此寥寥耳非亟更新之恐終不振會郡侯蕭公莅任甫數月政治修明因識及因革諸士子首以遷學對公曰豪傑之士何有於地靈其靈在我乃群諸士子於講院月載課習耳提而命以起曠之識抉千聖之真傳諸士子翕然向風文體爲之一變無何秋雨暴漲浸淫學宮幾沒柱礎不能瞻拜若累月公慨然嘆息曰學

之遷甚艱所由矣及劉公條議方請於兩臺監司咸
報可爰延耆碩與衆謀之周視相擇得地於城之震
方去城不滿里枕鶴山而面瀘水峯翠鬱盤渙文瀾
漾據高收廣蔚為善地公捐俸若干緡以倡諸士民
爭趨繼之其難何家務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甓
聚何如閎哉至於城壕相屬也或撤或闢規畫井井
木之盡者易而為偉長居之泐者易而為貞潤甓之
毀者易而為堅緻於是左右各樹梓楔而下為通衢
臨衢為櫺星門進而為列戟門鄉賢名宦二祠輔之
又進為大成殿東西兩廡翼之殿後為明倫堂東西
兩齋翼之堂後為敬一箴亭啓聖祠轉士舍輔之然

侍士舍退居尋丈不敢與祠並經始於癸丑之秋九月落成於甲寅之春二月其宏壯雄麗與踰倍蓰疇昔郎公家鄭侯之營未央未必大過之信可甲於郡國以是侍士師弟子尹君彩筆相率而請余請一言以侈大公德意而申相儆俾示永永余不敏忝竊鄴邸沐浴餘潤且素慕公之賢何敢以不文辭竊謂古之所以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敎之為名人倫之為實典謨雅頌卦文之為誦縞收端嘽繹紳綜璜琚瑀之為佩服而進退周旋咏歌摯拊之為容聲未聞有所謂堪輿之說也雖然自古立國必依形勝今之堪輿是即形勝之遺意且成周之遷於岐曰相

厥陵陽寢廟始興詞人之美文士亦曰江漢炳靈世載與異鼓振羽沖霄九苞散采鳴于梧桐簫韶協應今知鳳之靈也不知非丹穴不出躡霧跳雲權奇藏淡過都歷塊六日千里人知馬之神也不知非渥洼不產苟求九莖之穗於瘠薄之丘覓五采之芝於叢穢之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從也人謀協矣地利宜矣公為諸士子計亦周且備矣諸士子得不自為之計乎以為抱忠負信左仁右義超然龍驤忽爾虎變此心中之形勝也伸紙吮毫烟雲吞色沛若川流宋焉岳峙此文中之形勝也果能此二者將見俎豆增光借山川而不朽否則戾相膺立人在下中枵腹

濁談文多萎薾未免貽羞於宮牆山靈且誚讓而謝頫迭矣安能臺承之哉又聞之詩云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學宮成之冬遂簡菁者幹大肆猖厥棲我手化何書剝救民不堪命公毅然畫策號召六師不費公家蜀餉而酋父子悉就縛歸此觀之不特文事修而且武功成矣豈不為一時之希遘哉公諱以裕江右清江人贊獻成者別駕浙江吳稼燈也

楊氏二孝三節記

楊一清

沐陽縣儒太和楊鋋既致仕將歸其鄉請予來記其家二孝三節者予同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迤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吾則知之矣二孝三

節林諱也可得聞乎鋋曰鋋叔祖諱寧時諾其字扁
交明輔翁昇進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
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
三年為從堂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
卓必歸省省雖不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
又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群集馴擾
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
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
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
有司先後以
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貞鋋伯

禰母施氏早喪夫時瘁于官即扶柩歸治葬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從臾之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姑尚幼汝死誰為鞠之乃悟矢心無它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不得死撫遺孤於成郎宗白遂有司上其事

詔旌揚氏三節之門予聞而嘆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悅首他人者皆是也

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輙

聞輙亦優奬其門閭然一歲二一省恒不數人或至連數郡無一人者今孝與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

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教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夫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予必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庠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於卿大夫也併為書之鋌揚之宗予觀天是請而具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

有萬者門烏頭雙起錫毀衘環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哉若茲一孝三節

義子捱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譔昏昏聞風顏泚
珠聯璧萃輝映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
安貞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黔寧昭靖王廟記　程本立

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縣人八歲而孤遭
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環無所
歸謁
上濠梁
上爲惻然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

詔優王妹主夫資忠孝學重簡默雖在髫亂不樂兒
戲年廿八爲帳前都尉歷都尉爲廣武衛親軍指揮
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
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錫號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
祿大夫勳爲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
節制甌閩以督同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
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流滯稱
上意焉六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定
拔閩溪廿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
獨克殹出全寧嵩州高州過驪駒河擒元知院李宣

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扺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西陝西山西諸軍征朶千之地降其偽萬户乞失迦衷其部落罕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番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西梁王栢伍剌尼爾密寔元遺孽恃滇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逋逃

上命潁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

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思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狫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罕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壓剌厄爾密達其司徒達里麻以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别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角樹旗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行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

而鼓礟聲震天戰數合王從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橫屍十餘里栢匝剌死甬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投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王入 闌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畧建昌激江臨安元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倉洱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擋龍關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

幟遥明倮軍驚亂王築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倮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貴從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江浪三營皆破石門關略永昌蘇湜西番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嶲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立衛以守之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徙南合攻下之幷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王師以東郡闌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

兵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
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
城賊敗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
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諸郡俱定
奏聞
上大悅詔傅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貢
賦視民數以均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麗川之
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在鎮十年得
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道並
集浪穹鶴慶劍川輙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

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郷甸之摩沙勒
道都指揮使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
據烏路山爲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帥雲
南兵與京衞大兵相犄角討之賊已降俘有二志悉
平之越州酋阿資叛遣甯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
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以千計阿資毋出降教化三
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衞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
密既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
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
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
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

以輕騎三百衝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像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旦寇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槍其中乘以標之勢張甚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飛象皆驚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卻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

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率刀斯郎斯節埋亦被百矢
殪象亦十餘黨走死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衝殺獲其衆殆盡阿資
僅以身免方搜捕斬闡俄有
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羗將軍甯正
為參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於
朝立衛越州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
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淺淡霖雨
圮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
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
俊秀子弟入雲南府學行鄉飲酒禮民知尊長養老

而興其孝弟二十二年十月入朝
上宴遊奉天殿賜黃白金繒綵鈔貫復歸一日暴薨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
胥吏卒伍緇黃髫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計至
京師
上哭之慟不視朝二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子春奉喪歸
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
馬 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
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
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

共之原同袁歸至葬

上遣使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三日

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萬兩明年太常

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懇立

廟祀王守臣奏請

上許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勳德刻

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夷狄入中國百五十年

而極於元矣氈腥穢濁神憤人怒

太祖我明掃除澣洒永清四海以承天統於是賢豪

並出輔成

帝業至於西南一變而華夏非斯民之大幸與王於

太極圖大學衍義晉尊信而講明之本立才劣辭陋

奚贊其萬一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因系以詩

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奮以弼龍興雲

從日出蟜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惮有聲烈則惟黔

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執執稚年天其我劉匪曰劉

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毋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
僉大都督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為勳西平是封
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冊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
也世無數既平南與既定西陲北城胡虜威行四夷
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
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潑悠悠洋河戎戎格孤
羅鬼從化徯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
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電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
載屬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尾元之遺孽

破卵覆巢父老歎舞迎師於郊殷世亦擒囚有不服
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挲施順望裸荒河尋傳漢裳
婆羅泰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繡面
麗水金楚朱提銀流句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
三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
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
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
孩芟夷蘊崇於田之萊於羊於狼以膊以磔於稼於
苗以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敦詩書農隙講武戛禮變

夷夷人有言我亦不類遠於思化弱肉殘噬今也奚
幸昔也奚棄予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拐我
羸兩乎哺我西乎緒我西乎曰吁茲豈在予維
望之命維
望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
九重春注一日哀
聞驚惻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誄有謚王以黔
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
懷江寧之岡有欝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
峙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王忠文祠墓記　　李默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戕尊虜

朝廷慶裒諭以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吳事

聞者詔鄜歸護喪還葬并録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

武末求遺殖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黯然夷矣當是

時

高皇帝尚存御紳仕親藩雜以情事見哀賢王

徵南公

上亟督詔也會不能為天子言待制仗節事革除初

紳始有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統

既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猶不敢舉舊緒以

為時諱稍用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謚忠文贈官如故

之公身後其所遭又有幸不幸如此嗚呼先生不愛
詩應以終令名而當時執事之臣膠吻齰舌不能
發明忠憤俾易名之典必俟而後伸是何平素多愛身
主耶嘗讀顏魯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公歷躋膴
仕牽於危言正色勸遣積忤晚為盧杞所中遣使希
烈李玄卿輩背知其將刑瘞殯賊庭為天下慟國史
稱先生為人剛直不肯苟附以取譖毀為起居注遇
事敢言無諱尤為胡惟庸所忌致黜之遠夷以窮死
然後知忠純違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哉夫
瑰瑋跌宕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死先生年
德望位未知孰與魯公其蒙禍操志盡有同焉去

今百有餘年先生死事之迹視吳尤著何則吳公倉卒為同行所害其事微先生慷慨陳天命義不苟辱其禍烈抑陵谷變遷而地藏靡然獨存殆天所以表遺靈也

先朝嘗為先生特置祠思先生者又即寺旁樹碣當孔道闡以識不忘所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非耶嘉靖末有僉年春副使朱君良矩思為祠治家舍其處乃及參政東君文炳以狀白於大中丞汪公公曰吾規此久矣幸卒成之會默觀學且遂亦有司如二公令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為墓加樹焉其碣曰

聖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冢卒一人俾耕地旁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迹之名藉以益振雖微公要領以從先泉然已崔嵬如堂如坊與延陵徐孺子爭烈矣過者有不歔欷示泣者乎昔王侍裕著錄稱晉公遺難後十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隅李衛國亦謂致堊時猶瞑目如生嘗被劍衣衍出澤間蓋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吾意先生精英颯爽於霄上帝有如化為列山辟為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於枯骨耶故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慕而篤生也教道存焉耳

忠祠記

彭綱

我
皇太祖聖帝旣受大命統萬國元宗室栢匝剌瓦爾
密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
皇帝若曰彼爲其主耳我其來之洪武五年壬子
命翰林侍制王禕往命下衆危之公怡然就道旣至
則曰
天旣訖元命我
天子神聖文武四隩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
雲南尚阻聲教
天子命使臣禕奉印家儲然陛闓迪闡天庭身名俱
全策之上也下聽數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爲

東國詐亦為雲南詐耳自天地搆難盜名字據土地者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輩非不強盛不四五年卒膏斧越死君走死子孫作賓擴廓帖木之屬或俘或竄而天下遂定於統此非人力為天命也今不付德力順天命而欲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為謀之過也卽遠不復

蒙乎命將率備師駐昆明之兵而飲其水當是時王之將倚利王以為功者不少兼栢匣刺尾甬密猶豫未決然雅敬公命其員外郎貢寬段鎬而羈縻不遣公之溪堪使至責雲南匿南使公見執嘆曰雲南禍其在此矣尋遇害瘞公於地藏寺北時六年癸丑也

八年乙卯

上復命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吳雲往是栢匝剌瓦爾密遣其徒鐵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為我師所獲械京師至是

上釋鐵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以命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說公欲令胡服辮髮改易制書詐為元使共詒梁王公責以大義示以禍福以死自誓虜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事遂殺之栢匝剌瓦爾密聞之遣人具棺槨殯公於給孤寺十四年辛酉興師問罪栢匝剌瓦爾密兵敗死之雲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葬則墟已夷詢得其處立

表識焉吳公于薇以其事白於[illegible]
朝許馳驛奉柩歸葬於湖廣許夏之金只鎮薇國子
生始王公殁留見必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故其
事盛傳於世正統間得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
忠文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
江夏雲南人罕知而薇後為交趾將公歿於官不克
陳之弘治辛亥巡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
死節同而恤典異具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
書謚忠節設祠額為二忠祭如前儀是固[illegible]
聖朝教忠之典哉而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
是舉也余南京兵部尚書太原韓公時為布政左使

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特為按察使實倡始焉祠稱忠文凡數十年踰二忠又十有四年而未有記弘治甲子春廵視雲南地方南京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後無所考屬綱書其事綱以後於廵撫都御史應城陳公廵按御史聊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可不補王公初諱偉尋改禕又改漳字子充浙之金華人學於前學士黃公縉之門以文章雄天下北遊無所遇束書南歸大業日隆有以名聞者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部轉起居注同知南康府召議郊祀儀改判漳府徵修元史拜翰林待制吳公諱雲字友雲毘陵宜興人以能

詩授敕書郎改渭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陞尚書改
湖廣行省參知政事祠一區中為明宮前為三門益
前為大門後為齋屋翼以兩廂外為土祝君熹宰所
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於厥土先後相繼而備焉者
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觀宋景濂知王
公詩其小序云今
朝廷數大患於天下庶幾鑾輿君長稽首
闕下而君子亦將還矣時十二年七月廿一日然則
是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雲南既平未聞有以
二公為言者豈虜黨畏罪故諱其事耶將別有所謂
耶抑適之晦而一時因循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抱

而外見知尤可慨也人不見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則其實之不可泯者也是為記

大理府武侯祠記

王惟賢

雲南邃古為荒徼自楚秦來僅然通道若乃剷除蘼置陳希紀綱則繫侯始建我

皇明汛掃廓清一變為區夏而侯之功於是為烈矣初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侯不得入乃縣漾濞而北破佛光駐車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則侯在理經營最久南中各郡秩祀相望乃大理無專祠即人像侯雜側佛寺中非所以妥明神以稱崇德之意惟賢來巡茲土謂是缺典謀諸鄉大夫

士議上中丞白岩公可其請乃陟巘降原得名地於郡城西郭岡阜蛇蜒風氣翕集詢之始有廢寺在四偏饒置有書院奉東偏墨食之址巋然獨留宜若有待岡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為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初侯南征

詔賜金鐵鉞一具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二部虎賁六十人其諸滿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祀天也歟茲卜適附馮焉又若有冥數然昔爰命工營度提調則郡守蔡紹科丙二守王璋寔董厥役取材於廢寺故無甚費因人心以正祀典故民不告勞經始於癸卯仲夏之望尋以南訛方亟休役者閱月至秋杪告

戍統有日有奇舊有書院載飭仍存祠左方而祠右
方隙地治圃以肄射俾此邦人士時游息焉因以仰
師爾也嘗謂
皇天之厚生人必間命俊傑以贊所不及觀武侯之
起三顧勤馳驅受遺命精誠懇款殲於劳務而不恤
似有遺恩及其計謀神出明威震聾雷訇電掣雖當
時稚稱雄武者皆望影顛頓而莫之敢攖開誠布公
豈伊異人而人自歸心率其貞而已矣顧尚論者徒
以其翊帝胄以承正統將為侯重武以功止三分而
未及混一有遺憾焉夫神器非私物也謂藉以宣布
猷為以弘濟生人以無負於天之委重昔已爾溪雲

塵土至人何與焉且夫成敗者數也當其氣[illegible]之乘大勢已去雖孔孟亦莫之能挽者君子亦盡心焉耳矣苟區區失得之較也卽以曹孟德之能畢智力以奄有區域自謂得算曾不再傳以黙付於他人之手其究如之何也乃惟侯之大節遠猶千載而下雖里巷婦孺猶能話述遺事所在過化之跡神物尚能呵護宇宙內不容無若人矣予每慨夫季俗漸功利而世儒鮮通方不見古人之經綸而斯民亦弗獲享天道無私之至治考斯祠也有深長思矣

憲副林俊遺愛祠記　陳察

公閩莆人諱俊字待用别號見素弘治初南中丞冠

倡振郡衛而下固者閉闕闢易餘則惟其寢處士民
困苦主胃內飄蕩岌岌皇皇罔知攸措公奉
命貳臬分道金滄曰吾事也迺司荒徼抵龍川望銅
柱還過永昌曰宜汰勢入導洱水東陵龍岡左顧賓
川曰宜州而衛之至趙曰城焉可也疏入時
孝廟勵精圖治又夙知公名悉俞之詔罷去雜人乃
駐節先芳有衆執勸逮楚雄同知陳實曰若司版築
又逮鶴慶推官薄淳曰若董陶捽眷月賓川州衛及
趙州城息焉竣工南中增一保障夷寇亦浸息此後
雖或竊發未之有佔也生養休息耕也則獲作也則
成通工通事易數年績務日增趙益安也又數年而

絃誦洋洋矣飲食居處毋舉手加額曰我公我公久之相率白韋崇祀諸廼吉於知州王宗器度學宮右隙地祠焉富以貲委壯以力越三閱月而告成中肖公像外垂以門旻碩森肅薦奠日殷茲察夲省方歷趙謁師畢因獲瞻仰州同知馬淳曰公河目方面虬髯修眉頦宜逼真君子曰似矣未經知州沈珂曰主以木較永君子曰近之未盡分守大叅盧君分巡憲副汪君曰壁勒石祀定其制其永永手君子曰稱於是學正余大崇訓導蕗宏率諸生請記察不佞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公弱冠登庸歷秋官主事有異人以左道奸寵中外結舌公獨抗疏正攄所惟甘

後累官兩拜樞
命豫章則單騎深入降賊西蜀則時劃自分畫庠司
講勸事所至宗正學雅尚文節又廢錢于法施於民
者邈異處南中事則誠爲民得患已夫是三者有一
於茲法宜祀而況能兼修乎然則是祠之作匪古匪
今趙實俱存可也公方勇退其圖壽其未涯而人心
公道自有不容已者敢併書之復系之辭使歌以祀
公辭曰倚與林公我趙之依我饑公食我寒公衣我
身公壽我後公遺蒼山巍巍洱水漪漪猗與林公山
水與齊

新建曲江橋武安王廟碑記

范允臨代作

昔杜元凱啓建河橋於富平之津論者謂周所都經賢聖而作衆口紛角如聚訟乃卒排羣議而梁之橋成帝從而宵臨會其上舉杯而屬預曰非君橋不立也噫知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六世矣國家方興延袤原隰阜壤洮沛沮洳錯焉如繡而水居其七曰此陵谿谷之地百不當焉也其澤陂遮之地十不當一也江淮吴越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民生其間揭厲便習長年闌於刺舟牙檣錦纜綠鷁蔥鷺駛若鷙鳥乃鷹齒龜浮蚪垂旻應壞接而鱗比焉豈顧蕎高下頋以罷其民夫亦是河厲與梁之是賴以免於褰裳濡軌不然陽侯怒而天吴震飛鳥危而帆檣

絕民安得不胥而與耶西南之國滇爲大滇固非澤國也庚索尋橦不講於刳木航葦之利乃昆明池水藩屏身毒漢武寫之以習水戰思蠶食焉固非拂埃而揚塩者矣夫安得癃達沮而不梁也句町之陽有曲江焉去郡九十里而遥其源出青蛉弄棟繇嵋倪而入盤江滙爲巨浸夏秋雨集山前會之騰涌漰洴瀰瀰皓皓滇漲無端白鷺寒飛雪濤山立行者輙假艑艣以濟僅如刀馬榜人不戒於水中流而膠之而波之而迅之風伯鼓颶孟婆搧雪舟不沒者一板民隨波而流葬於魚腹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川中之骨可掬也余奉

僉按滇莅其境問民所疾苦父老以吿之曰若墊河
爲之厲歲溺者以百數若河伯之娶婦焉民無如河
何矣亟視懷襄而莫救如吏何余是以有洗石之想
僉卿大夫王公恩民迺公見撓從臾之捐其禀以助
関非若尋緣之紛角也余亦捐庚康之半乃鳩工紀
庀材伐石歙土畚鍤齊興焱舉雲集經始於大荒落
之歲閱歲而告成事焉凡為星者幾為柱者幾榜琢
石為料闌曲曲十二望之若渴虹下飲玉池固不敢
比於玉梁金柱然得解嘲深而從事爍或可擬民於
魚鱉耳橋之楊祠漢壽亭侯其上以鎮侯於滇固未
涉過矣其子索從武侯濟師爲瀘之役死者以萬河

焉來流武侯裒其國而祀之則塹溺之患固侯所戚矣戚之其不拯之乎蘭津之渡有鐵橋焉懸梯織鐵勢若非虹其上祠武侯以鎮著侯績也關於武侯心契神合陰相往來安知其鐘鼓不式靈之余故倣蘭津而祠侯從民志也輪宇炳矣扮榛複結物物而為之備令民歲得以牲醴而祈福焉庶幾俚歌鳥拜侯之靈其默相之俾海若不驚馮夷安堵蒼蛟白獺歸於其穴章半飲馬於萬斯年矣夫沈玉瘞牲波臣助順鑄牛燃犀玄宾效靈以侯之精忠貫日而永奠之其不比於鞭石監梁哉廟貌昌新設醴張樂乃為之歌以侑之其辭曰河湯湯兮瀲灧漫瀰浩浩兮懷陵

兵馮夷怒兮洪濤翻野渡迂兮迴流難迴流難兮薄
蜀舊舟如蛟兮衝瀨與沒中流兮榜人溺沈重淵兮
鼓龍窟測無梁兮渡無以下民愁兮于此辰乃駕梁
兮河之濱通渡陵兮車轔轔鼉鼉浮兮斷航續祠靈
神兮梁之麓神之靈兮亶覆育長虹堵兮螭龍宿廟
貌肅兮燕樂康振金兮交鼓兮酬蘭漿神之來兮繽紛
揚旌長劍兮珮鏘鏘雲為馮兮陰肅肅神之鑒兮朱
顏頗哀不來兮殫為戮庇吾民兮永受福千秋萬歲
兮奠陵陸

重修永昌武安王廟記　劉世曾

漢武安關王之祠天下多有其在滇永昌祀之謹甚

而顏以僉號則鄉先生戶侍張公志淳考正焉或曰
王之朝漢車轍馬跡未逮黔南也九隆之人胡為望
而俎豆之又胡為更數千祀而神故王耶我知之矣
宇宙間一正氣也正氣之萃于人生而將相殁必為
神中古以來豈乏英雄惟核情事機之會或所事不
正雖各隨世以就功名迷稽徘徨其身殁而名存世
為太平矣若何張王肇跡漢末海內鼎沸曹氏託名
輔漢海內文雅謀畧之士爭入其網獨王扶義抗節
間關羈旅得先主孔明為依歸遷延百折棲遲於孫
曹之間艱危其身之死匪悔王之心固以剪賊為期
使漢之為漢蹟於高文武光豈以割據為偏安哉傳

稱至雅好左氏春秋夫春秋大誼尊天王外戎狄討亂賊闡異之精忠亦深契乎彼其萃天地之正氣信術術衛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矧蔭昌乃以龍七縱殊地同功一體適協志俾其宣威殲靈庇民護國與齊壤以共敵者理固然耳余秉鉞西行夢中恍神承授機而弟入弗戒乎火距廟步武亟麾標兵撲之天遽反風又數日將吏采械俘酋父子咨獻軍門非神纛玄武坐寘有助曷克致哉因述而碑爲俾西土之人知商而謀夏逆而犯順者百世而上萬里之外神明猶共殛之也

西忠毅祠記

鄭旱

嘉靖十四年夏四月予奉
璽書來守永昌秋祀忠毅祠瞻遺像藹然而雨廡從
祀則廢毀久矣乃進執事者詰創祠攸始僉曰不知
神何名曰不知祠何錄曰不知然則祠有碑記乎曰
否官有文牒乎曰否其子孫可徵乎曰是亡不知也
顧伺思曰柰其神不知其人可乎乃諮故義稽案牘
撫吏再出騰越遍歷遐邇勾致恭引稍得其詳按公
姓方氏諱政字未聞鳳陽人猋勇沉謀慷慨尚義節
當交阯優叙後
朝廷許其納貢盡還中國陷失之人因請涖盟衆皆
疑懼公即登黎利舟挽其帶而與之誓黎利懾服遂

保全四十萬而歸正統元年麓川思仁叛官軍敗於
高黎貢居騰越以其酋緬僉柵守潞江二年冬公以
左都督率師為副將討之師至潞江招撫彌月不下
公勒所領直夜進攻飛渡潞江遂及子瑛等乘勝逐
北窮月夜至上江圍之不克時兵疲食盡乃遣一僕
送瑛渡江以全宗祀瑛牽裾不捨公舉刀曰受
命討賊弗克弗死莫報瑛釋裾登舟公復揮戈馳入
賊披靡忽馬躓路塹賊遂攢刺之瑛歸招寃于永昌
里巷哭失聲雲南左布政使應公履平按察使
聞上遣行人曹某齎
勅諭祭今文選不可考贈威達伯謚忠毅仍

詔立祠永昌至正統九年
上遣兵部尚書王公驥再討思仁火攻其寨柵風逆
弗克進諭軍民設公位呼號俄而風順入之思仁走
死王公重公之忠亟薦瑛於
上歷陞南和伯正德壬申春巡按御史泰與張公羽
同按察副使今刑部尚書西蜀聶公賢始歲訂春秋
二祀公生平不可考其歿則正統三年正月上旬令
襲南和伯曰壽祥者其曾孫也從事則鎮國將軍都
指揮同知顧勇侯義陳翊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
洪所謂顧勇卽當時呼為八大人者也此皆隨公死
難均罹憸禍者故得配食焉嗚呼公以武臣伏鉞南

征一遇事變節含生割愛其一死足以扶綱常風天下是大有功於民彝世教而身後之著威靈起爵土文大可為人臣勸嗚呼盛哉因綴所疇咨而得者勒諸石

尋甸英烈侯廟記　　施昱

英烈侯漢關將軍次子也從武侯南征凡關梁隘之處開通創置皆所經營南人至今思之所在立廟木密千戶所去城三里而遙侯廟在焉蓋昔屯兵之所也土人奉祀不衰洪武戊寅黔寧昭靖王葺一新之歲久傾圯嘉靖甲午予以陝西待罪來歸過而謁焉見其墻壁頹敗額冊青剝落非所以威靈示敬也越

庚子起用赴京得再謁遂捐白金令易隆驛丞鄧茂
章鄉民向聰等伴修飭之時滇池僧人了純羽士金
大昜金大升住錫于茲偕住持楊大元等同心募緣
鳩工聚衆凡墻屋之傾者起之丹青之毀者飾之並
建寢院以棲道流兩土人崇奉之心益篤歲辛丑松
菴趙君亦損白金為倡大昜等因募衆復得白金若
千兩遂置田一十八畝歲得佃穀一十二石甲辰予
以省親再過則是殿宇一新廟貌增飾梵修有所供
養有資煥然改觀深加欽悅大昜等因丐予言以紀
其事按記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
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要皆以功德於民者也若侯者

扶漢祚於將傾賑南夷於始闢剏橋梁開道路以弘一統之規建萬世之利其有功德於民大矣別其精爽常在陰祐下民呼吸風雷潛祛盜賊屯十方永賴者宜乎廟祀萬世無斁也

臨安府三節祠記　毛鳳韶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廖壐東欽欽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録其家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強致聘其盧詈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否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勸盧避其家盧

佯許之隨至海畔詒東先行赴水死時
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
使曾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
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念
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
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
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
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
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
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前又前
為大門扁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

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閨婦之烈而顯為家之不可無教也如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載子以告曰執事采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為身謀而東氏夫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并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蹤跡泯泯載子乃獨捃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吏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傅公祠記

馮時可

傅公諱添錫字佑之系出錢塘于宋高宗時為望族迨贑國公友德為

明佐命臣顗國四子公行三當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逐胡各圖雲臺業因相失焉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中龍為經生即有聲經生間也工詩詩格高不作大曆以後語暇則談兵屈指穰穰苴司馬自負一當匈奴即封狼居胥禪姑衍無難者每籌策天下事伉慷中窾揚眉裂眼人不能難應江浙行省試一日忽語同學生曰夫是神州也萬古冠裳域也今玆介鱗焉兩儀混而七曜昏矣我縱力弗能膺獨奈何北面若哉春秋所書厥防甚嚴吾手是編謂何且吾仰側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蔥層霄成龍文五彩者其天子氣耶若之何其自逐遺腥而又飾盍

娛以來售犬羊也遂棄去間關投謁
高皇帝被抗偽帥潘允明兵執諸帥帥欲屈公環
以兵公曰
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趣然男子非若
臣也鬚䰅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允明於諸卒
背辟易不敢兵俄報
明孝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允明營久營諜拒公
嘆曰
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碟裂卻掃千里前茅至
此無完卵矣其縮甲可幾福毋以身試刃允明雖駭
公言亢而與其黨計以為然乃釋諸公縛偽員外方

發身往策干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充明
敎請武不順一矢獲甲十餘萬大悦還薦公拜明州
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傑諳金陵事上特僧機先
黠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道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
乃設備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大名公
涖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壐還詭請司寇法詔報
曰傅其有昧續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
公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
事未幾嚮安賊安乃攻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
公曰爾何餒悖失衆往吾守大名不完卻
皇帝不以青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抱鼓号

報免冑持賊矯之主人以葬驛後公生寛寛生瑄瑄
生易菴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鳳生工科給事中良
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于
朝立祠祠焉故制猶樸不足妥靈歲月既久漸即毀
墜至萬曆十稔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
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天劉
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
吳郡馮將可以督學行部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
之念闡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為之序次
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為元約身出非祈榮為明致身
嗇要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是日矩我衿紳偽帥鴟張

公虜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筠
片語罩詞徠筏華罵惜哉鴛鷺魚不麒麟滇池思遺
萬里含辛重關蒲塞毒草蘭津蠢爾安酋蹈藉我閫
公備持予曰敢遂廵文靡朝夕黽依夕燐古有傑士
公直其倫纍纍者丘韡韡皆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
我鼓淵淵我舞侁侁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驂虬翼鸞
駕空絕塵豈我稌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
倘佯其間毋思夷人禱之多應

圓通寺記

元李源道

滇城北陬十里許有巖曰盤坤絡紓玲瓏萬石林立
一峯屏峙勢極幽勝可廬可棲有寺曰圓通雲南左

丞阿普思公之所新也公之言曰胥人不德以來斯老於斯竊徼靈顯報稱無所章顯崇建殿宇莊嚴梵身招禮苾芻上以祝皇帝無疆之壽下為元元禱祝使歲無札瘥時和年登此惓惓念力也往昔蒙氏巖有洞蛟潛其中為民害蒙即巖而寺曰補陀羅以鎮之而蛟害息傳聞如此歲甲寅世祖皇帝天戈南指十瞼六詔稽顙來庭六龍旣北明年餘寇陸梁而寺燬於兵燹因是為蓬藋之墟餘三四十年公與叔父臨安路治中阿的木始謀而大之會叔去世公以底辨因任大德己丑歲乃基巖之巔創觀音殿三楹由西行躡虛而登高朗雄麗山川城郭一目可得巖

南建殿三楹以庋藏經經冊致於杭上賜也又南為
殿三楹像釋迦其中又南為重屋棲鐘其上樹兩塔
其旁金碧丹臒絢耀奪目門闥齋寮庖湢庾廥丈室
雲堂跗翼左右后土有祠常住有田湯浴有室卉木
篁竹果林疏圃映帶後前皇慶元年壬子天子賜璽
書嘉乃用心延祐六年歲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
佛日圓照等執行高潔宗風振焉其年走蘇翰林豪
恩廉問南方公方受代屢以寺無刻文請韋試論之
大雄氏之教行乎中國千有餘年顧其書之多又不
知其幾千萬言其言高其教宏且大學者罕能盡通
其說自昔帝王多尊禮之以啓神武不殺之仁蓋其

性善一言有與儒合淑人心而美風教際天蟠地溥海内外與王化並行無間遐邇罔不奔走崇奉之者漢以南俗尚獰猙喜格鬭攻奪刑教所不能束而奉三寳尤至户有梵宇昕夕熏燎鐘磬聲相聞少老牢自持律不輕爇一燈豈非三惡八難十纒九惱之戒有以革其非而律其心歟所謂性善之根其油然而生矣嗟夫佛之力庸可既哉公之是果也舉大善以介繁禧不于已歸而國乎歸而含生是歸又豈凡夫所可及者予既紀興修顛末復申言其故庶徼福之靈懲惡勸善來者益起信焉故爲之記

龍泉山道院記

踰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龍泉山之下有穴焉廣二尋深稱之湧泉漫出鯈魚數百丈其隩每歲旱則雲氣勃勃而上或以為有蛟龍焉自蒙段時水旱尤禱禱則雨暘時若其泉澌而東南流溉田數百頃民賴其利元初嘗搆寺榮之中遭兵難祠毀

皇明平滇陽環山皆為乜今 西平侯沐公以為此邦徼是泉禾稼且槁死而祠宇弗葺神靈不棲歲甲戌肇于泉之旁搆祠以棲神乙亥又擇地之高亢搆道院一區以為之鎮院之東堂曰棲真實遊之所也西軒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為重堂以奉天師像左右庖湢房宇翬翼有侐又上五十弓復搆草亭以備觀

覽一目丘坂瀰漫數百里碧雞玉案諸山羅列几席東盤西紆輻輳如束眞世外之桃源也既成命道士徐日遲主之夫行依人而行者也而能興雲雨是怪物則祝之以其功在生民也今是泉也既有澤物之功又有休徵之應祠而崇之宜矣沐公纘黔寧王之緒溫恭嚴恪以度以寬以闡明祀非徒欲俾斯民享有上毛以應靈貺而神亦未有所依歸矣日遲請記于石因系以詩詩曰龍泉之山有湯若泉蛟龍洄漩澌而為渠溉我稻區化為膏腴盤盤囷囷有宮聿新以迓天神飈輪雲馭從王上下洋洋來宇有報有祈景光焚麗降臨孔夷明明我侯閑閑靈休以疏民憂

民憂旣殄神其格只維侯之祉雨暘孔時菑沴不滋
維侯之釐侯曰匪躬萬福攸同

重脩碧雞山華亭寺記　方沆

自會城西三十里而近爲碧雞山山有寺曰華亭
太華羅漢各以負山面昆明池勝曩予謫安寧驛吏
偶赴公檄繇會城泛海歸擬憩太華蘭若夜失徑則
走華亭晨興禮佛周視殿宇門垣漸就蕪廢故有步
廊曲檻亦傾圮多年獨吾友李長皆載贄手書一聯
巋然在爾子發心捐月俸十金若米鹽之類前昆明
令尹戶曹蜀劉君今令尹蜀揭君亦損資佐之總鎮
沐公聞是舉則發帑庫金錢爲都人士先滇縉紳若

方伯郭公主政劉公協力倡義而城中居士王世恩葛彥賓輩翕然嚮應檀施無虛日迺葺前後兩殿次及香積禪堂厢侵廻廊若干楹令羅姓崔姓者塑阿羅漢像其精絕不減楊惠之手門內外垣墉臺徑一切甃築完好遂為西山第一刹則王世恩董部署功居多云郭公命予具列於石以詔來者屬予量移行不果比再入昆明較滇士郭公來討成言方濡毫屬草以應客汞閒請曰足下奉

璽書條課學官子弟員一方於此乎表率道則正曲則否奈何從西方之教令都人士之溺於趨也予曰唯唯否否容不聞儒者所稱引天命之性乎儒曰盡

心知性釋氏曰明心見性辟之大明當空萬象畢照
則性體然耳世儒不察猥云釋氏若空信斯言也釋
迦始自鹿野苑終於熈連河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圓
頓權實疊疊不置抑何為耶金剛經云度盡衆生究
竟無衆生得度者蓋吾儒功成不居應而不宰第一
妙義未可與拘方局曲者譚也揞令滯執救病之藥猥
詆為絕欲去智執末流之弊競斥其亡父亡君則儒
者服周孔之服有行桀跖之行者也而諸侯之門竊
國存焉卹規規然以詬厲吾儒也不亦舛乎大都主
持世教者期於盡性亡論殊途脩身見世者期於入
室寧分蹊逕昔程伯子入佛寺覩威儀整肅嘆曰三

代禮樂其在茲乎斯之謂通論則華亭之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湯泉寺新建湯泉亭記　　前人

會城之北十五里而近有山左存張君烏翼然流泉從山腰噴出往往有之因建刹其中蓋寺所繇以名湯泉也寺後負山開精藍者三中奉大士左奉諸佛右奉玉皇皆滇居士王世恩葛彥賓捐資為之要以宰佹則前觀音閣前面良田數千百頃松華壩水摟繞若帶然後會它水以達昆明池春夏之交綠疇彌望彷彿錦茵每至日夕四山浮紫谷鳥時作好音與泉聲相應開士曰慧固早息諸緣冥心淨業以世恩

畢禮致仕山既標執揚風四衆稍稍雲集顧其人歟
囂雜也不喜見達官貴人客至輒去之深山以避故
縉紳鮮知之者會姚安守李君載贄以致政不俟流
以較書先後至會城暇日訂遊玆山聞開士名則下
欲見之開士訢然對榻趺坐竟日忘歸歸則李君白
其事於侍御江陵劉公公曰吾何愛禮一人以勸善
者於是命駕訪開士為捐金十有二建亭於殿左顏
其楣曰湧泉亭中疊瓦石為九曲澗道客就飲則引
泉注其中以流觴而下達於亭前一池下則泉經亭
之左潛入澗道以行齋廚間亭之南左方有嘉樹下
置石如几以便碁者亭之右上達所謂精藍三者則

甃石為磴道紆徐上拆權木陰森一拗欄楯屏墻部
署完好官無靡費民不知勞越兩月而告成乃檄有
司撿撥寺租計二石有奇自歲輸稅糧外宅蠲徭悉
無所與

環翠宮記　　陳用賓

余撫滇之三年命官於鳴鳳山建環翠宮其中為閣
祀呂師殿有二王閣天君何柳二仙並祀閣上既成
瞻禮羡墻如見真人志傳有曰人能忠君孝親信友
仁下不慢不欺方便濟物陰隲格天便與吾同真人
此言明指忠孝為神仙胚胎若舍忠孝而言功行外
功行而求神仙假云内外金丹抑末耳王天君以赤

心忠良書於胃陶天君以良藥救病受
帝勅旨感靈赫奕亘古今不磨恃此耳是忠孝要領
仙不得不可為仙佛不得不可為佛忠孝全盡郎正
陽祖師所謂功行圓滿神仙之道思過半矣此余與
群真意相契合讀傳志輙不釋而建宮崇祀為皈依
傳受地豈徼塵世之福哉

螺峯石壁新建玄天閣記　楊春茂

李青蓮登西嶽一到落鴈峯嘆曰此山最高呼吸之
氣想通帝座矣斯遊遂為千古獨步余韋大然之然
每恨山之弗高止則何仰及閱廣雅諸書則天去地
二億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而山海經又云太

華高五千仞則落鴈卽隆崇予詎可便通天表豈謫仙善奇勝故作英雄欺世語耶頃歲按滇一望碧雞金馬之墟便作茲想迺至登太華優尤咼邀遊雞足諸山亦惟是過眼煙雲品題立整駐足昆明池上而觀止矣一日與大中丞少司馬沈泰垣公探勝於郭北之螺峯寺螺亦省會一奇觀也距踵及巔嶙峋巨石立者臥者仰而迎者俯而瞰者若海綴螺堆雲駕霧其寺右最懸崖絕壁處一逕奇險更自駴人一僧進指此閣妹有靈氣余為恍然曰是青蓮證諦地也大中丞頷之既又曰宮于帝耶大中丞又頷之於是選善修者命工取道攀援而止得方廣處十數武許

則夷然太微太乙之居也尋爲茫鈍甗斷榱桷榣柂飛閣凌空金玄帝尊其上而諸司郡邑若鄉縉僝其考厥成因移悟空菴祖半百以來香火壬戌誕聖日與大中丞蕭冠履焉則泠然嘘噏遠清虛表矣夫人天世界默默闔通惟此一氣高者入重玄大者周大極歛而涵之不離近小如其弗靈落鳫峯頭亦成塊壘於螺乎何有今則風雨之所噴薄也雷霆之所驅擊也煙霞霧露之所輝麗也日月星辰之所衡旋而璣轉也靈通歸命於是乎在

帝實司之詎第作青蓬空虛中想爾爾閣既成則於何所取道處三其天門蜿蜒峽巇嵲而上下瞰硿礱

立若干偶然蜿奇而平則廣可數畝雷神三十六都之用以環擁

帝座廣幾混濛礿剖闔闢不扃亦弘開一段乾坤也李青蓮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余謂須大中丞豹天之嚮毋問驚人且動

帝矣大中丞曰不然迺歲夷酋作梗旱魃為災是役也仗慧劍以斷妖氛走鼉蛇以暢風雨倘驅馬觀風對帝意乎黔火傳世階公聞而拜手慨然曰予有五華之石可作貞珉遂鑱之以紀時日

曹溪寺記

連然金方螳川寶地蔚為名藍賈曰曹溪衛六祖之

雲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遠矣原斯地也有異境焉伏流吐泉潮信日三洊至科盈塵刹周二爰有金龍號曰泉神卜其出潜定為潮候林木翳薈入境頓隔旁列洞穴名字窅窱禪棲影息時翔歲集松籟鳥哢旦衍奥山之音風柯月渚夕湛龍湖之境彈木斜埃陶鑄塵想賞洽既拜經疴用弭相傳此宇在昔盛時樓殿撐天梵唄沸地福田連阡歲八十鍾香積食指無慮近萬而以烽燧銷其記剪苔露蝕其貞緍并使日月湮於往刼名氏墜於初日惜也乃嘉靖壬辰釋子道成擇孟夏結大期矢冊誠弘勝願爾時雙林五衆附影成羣遂葺廢燼以取新存什一於千百祖燈

重禋法鼓再朗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宗風迺其歸誠亦良苦哉升菴子流戍滇陰遺情縶表師地斯表蓋數晨夕因其懇請而著茲記垂後觀者俾勿懷焉

嵩明何有庵記

李元陽

嵩明之東有嶺雄拔頂如偃月者秀嵩山也其南一峯曰小秀嵩蓋覺空禪師得道之所師與其門人姚本峯秦本悟楊本帖輩置庵曰何有師為州之楊林人姓周氏法名道心不食五味人又號之曰白齋師初以捕魚為業一日感泣剃落為僧後入此山誅茅小結日飯一盂米三蔬七貌瘁骨剛人不忍見既三五年豐腴如舊名僧善侶從者如歸千旄大夫過逢

訪訊咸稱有道師平居於事每前知初年嘗預為其徒言之久則請問者衆因不復言初不識字既而妙悟徧深內典尤喜圓覺一經余嘉㸃蒼山下日與名納道士追逐溪雲有師之上肯日節天者在儀鳳山下閉關閱藏歷四年如一日余甚愛之渠以建庵碑記見屬余久慕大師遂為之握槧按狀庵跨高山前為樓閣奉彌勒像後為觀音殿左為伽藍殿右為祖師堂金碧丹堊在翠烟碧瀾之上左山為檣尾凡三顧右則海子三隱三見愚謂智者居天台竟成正覺慧遠居匡廬火啟蓮宗於戲人能弘道地亦佐靈愚昔路出秀嵩豈悟茲山之勝未發孰知草衣木食有

聖人之徒深潛其中手記成附辨香遥寄師席異時布襪青鞋寺門拄月者非他人也　張紞

感通寺記

洪武壬戌天兵下雲南明年取大理大理蒙段氏皆白人其俗尚釋段氏有國用僧為相或已任而更出家故大理佛教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梵字緇流並獲安堵律師無極能知性學兼通詞章歲癸亥率其徒入覲上大懌試以詞賦皆立就屢寵錫之暨歸命為僧官持狀謁曰城西南陬十里許有蕩山寺又名感通寺相傳漢摩騰竺法南繇西天入中國時所建或云

李成眉賢所建至蒙氏時有僧趙波羅重葺之元末兵燬而中殿世尊火獨不及後殿武威公感其異因舊址搆殿華飾有加焉中殿之後為大藏北有香積南有法堂無極居香積之北曰白雲方丈其餘芸房花塢景之奇勝不可枚舉又一事最為靈異寺初成日住持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奠於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予曰寺之得名豈非以是寧異而稱之乎能感則土苴為神奇不能感則神奇為土苴學佛者知此請真空之境如在給孤獨園蓋不止飛來而已無極名法天受法於海印海印受法於斷崖斷崖受法於高峯今文瑚文肅文齋文彥又

無極之惟肖者也所奉御製悉刻諸石然則茲土荷國洪庥加於諸方其視壑以報洪庥應無止極也

重脩崇聖寺記　吳鵬

南中梵刹之勝在蒼山洱水蒼洱之勝在崇聖一寺雲巒萬仞鏤銀灑翠峙於其後碧波千頃蓄窒停膏潴於其前層臺飛閣紺殿朱樓接甍連幢文輝萃影與晴嵐暮靄掩映蔽虧於松杉梧竹之間令人一望而神與飛翔翛然有遺世絕塵之意寺門三塔亭亭玉柱直上千雲此寰中之僅見者也危樓鴻鐘聲聞百里塔頂有鐵記云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元世

祖南征駐蹕於茲勅肖長段氏重修五百年來頹此
殆盡郡人李內翰中谿氏率子弟鳌家貲竭力興復
蓋自嘉靖壬寅經始至今癸亥乃得訖工凡三閣七
樓九殿百廈其位置之向背基砌之崇卑尺度寸木
皆出李公之擘畫釋茹殿之九楹為寺之主殿殿主
之後曰現瑞曰毘盧曰極樂曰龍華皆梯隥而上僑
麗深窈巍巍金像互相輝耀繇左之瑞鶴門而入則
有不二仙幌天門清都瑤臺玄元三清之境旁出則
有斗母三元玉虛之宮般若之臺繇右總持門而入則
有般若華嚴南泉圓通兜率大士雨花諸院至其最
高處則有月波樓艷雪臺為此寺之大致也李公勤

旁首尾二十餘年翳笠兩叢會無倦色蓋至是而蒼洱之勝始有歸宿之地矣微李公則山水有遺憾焉昔唐人繪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濟之靈巖為四絕若較其形勝恐四寺所不及也惜其僻在西陲輅懷罕經騷墨寡及所幸挺靈鍾秀得若人以發揮之茲固造物者默有意於其間矣余昔督學南中嘗與李公同遊賦詩乘月而歸至今時或夢見適承書來敦余作記余捲書回首不覺洒然如執熱者之濯清風因淪茶剪燭遂紀昔年所見與今所成就之大畧以為寺記云

瑞鶴觀記

楊慎

點蒼山應樂峰之下三浮屠之次有瑞鶴觀者本崇聖寺之遺址寺在唐貞觀間為屋千楹既更朝代存者無幾

皇明嘉靖間郡人御史中谿公元陽始經營之盡捐家資興廢補敝數年之內殿閣樓廡視舊有加乃大建齋醮以落之齋之初晨祥雲彌天竟日不斂師堂蠟炬不火而然聚觀之處神光現形雙鶴翩然集於殿脊老幼嘩呼頂之乃隱衆謂天貺昭灼宜復舊觀公遂庀材鳩工璧畫位置中建上帝閣閣之四周白石扶欄以承臺級後為玄元殿又後為三清殿各有翼室以處羽流左為二樓曰羣僊曰青華右為二室

曰鑒齋曰鉢堂前為橋池橋前為四聖殿為三門門外為六師堂堂下有龍虎門亦各有廡以備法像在左右者曰師眞曰真官在左右者曰文昌曰神虎北出三殿為三官為斗母又北為三層閣以蔽虧蹤上奉眞武下安靈官閣左為臺樹曰望儀闕觀聖像類多鴻銅塗金間有塑者亦出良工之手瞻者莫不起敬先是公夢神人三十六於雲端下大木去地丈許懸空而止及規畫正殿相度高卑累十丈許乃得架屋果與夢符興建以來工大費鉅力盡一家貲罄累世弟兄春供億糧糈元期躬親炊爨元和奔走先後譜即書計工作而酒漿饋給出於閫閫者月無虛

日勤渠二十餘年富無厭倦落成之日大守鄭贇題
其額曰瑞鶴識景貺也觀工既竣寺亦煥完重樓傑
閣亙為敞麗金碧丹堊交相輝映鍾磬鈴鐸之聲猶
如也袈裟羽衣之衆襜如也鬱鬱蒼蒼令人歆去百
事而老其中公一日招余來遊因以碑記見屬余曰
古之達人往往捨宅為寺余家在三千里外自悼不得
與公結香火社以老此身為憾耳因操筆而嘆曰夫
有形勝而無塔廟則登覽之興不成有亭榭而無湖
山則綿遠之觀易索況祝釐保境必真百靈利物化
人莫先與贊公之所以為之而不倦者意其在此乎
公文章氣節卓冠一時宦轍所經澤流百世日昔劉

更生恃學之宗而作列仙傳顔清臣忠義之士而好言神仙古之君子思欲脩然遠遊卻立塵氛之外常託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其志嗚呼吾於公而重有所慼矣

重修弘聖寺記　　前人

城於蒼洱之間者大理府也漢晋隋唐或名一州郡或名雲南郡或名建寧多至不可勝紀漢書注謂邪龍雲南者是已邪龍一名羅刹能為变恠以厲生民在昔觀音大士以正法勝之閉羅刹於嵓下古老相傳即今上羊溪洞門宛然在焉羅刹既伏因作浮屠以鎮之在城北者三其寺曰崇聖在城南者一其寺

曰弘聖高者五百餘尺次者亦不下四十尺蓋寰中浮屠之鉅麗莚以加矣在崇聖者有塔頂鐵鑄款識云貞觀尉遲敬德監造在弘聖者或曰周昭或曰隋文莫詳其始蒼山溪澗在上城郭人民在下秋水時至僉洴澗湧城郭恃以無恐者四浮屠也弘治間南澗出怪物湧水高百丈然如雪山至弘聖寺勒留久之然後分倒而去人以為浮屠之功其水勢雖分然比倒入城者猶損數百家向使不分滿城皆魚鱉矣正德九年地大震城郭室廬仆鬬無算獨浮屠無恙崇聖中塔初亦折裂幾顛旬日後復合如故豈非神力哉昔隋文皇帝方隱約時遇異人以舍利一掬遺

之曰以此福蒼生後周大御隋文果受命蓋詔分舍
利於天下八十二州大建浮屠弘聖其一也然則浮
屠之陰翊王度福利蒼生其來久遠若夫大理之塔
與城郭同休戚是尤不可不崇脩者惟智士仁人為能
先民之憂而憂吾於中谿李公見之公起家史館以
文章聞出為御史以風節聞三吏郡邑以遺愛聞蓋
海內兒童走卒皆知公名其所自樹立於當世者人
人類能言之歸田以來盡捐已貲重脩四浮屠千凡
山川舊觀一洗而新之以至橋梁道路濟寒救饑之
事知無不為貲已罄而施不已老將至而心不懈予
見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間曾無一日輟也人或謂

公太芳公竟不歇旭而出郭瞋而還家風雨不能為之阻往來溪山之間吟諷終日晏如也予聞之師曰君子以化利為樂人見其化人利物之芳而不知其先人後己之自樂其樂也予旅食博南路出蒼洱每見四浮屠與齋室秋嶹爭為皈潔感公之志大有利於斯土也因為四浮屠以見其人云

無為寺記

本朝汝南王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褁溪山者蓋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澗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洌可飲可濯時雨作晴飛瀾走滿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

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為軒窗之玩緣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迴侵忽聞絕壁峭岩之間有人聲知為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卧且進歷幽蠻躡石磴倐然若飄浮騫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盻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飛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鬥然奇秀迭出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尊余以入燒枯松煑寒泉有名龍華庵者構於風亘雲木之杪海霞島雲來晉目中天風虛嵐牽衣拂髮余即床跏趺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佚愛清潔故自髫歲已抱塵表之想以時多乖不克即遂重承

伯文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地心怡身榮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愜素懷譬池魚籠鶴游泳翱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其或庶幾乎噫蘭亭不遇右軍則修竹蕪於榛棘清流混於汙池矣是峯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川秀氣湮沒於遐陬將來豈不為雲林之愧歟

袈裟寺記

李元陽

雞足山為佛弟子大迦葉波入定之地大頂下石門千仞即其處也藏經載平陽僧法顯入西竺求經踰葱嶺而南備歷艱辛將至雞足山路遇老人龐眉儒貌不悟其為神人嚮有一沙彌至法顯始問耆老為

誰荅曰此頭陀弟子大迦葉波是也北至迦葉門為
大石所擴顚流滌而去飭其事也今山在滇葉榆澤
之東為賓川巨鎮歳元旦四方咸覲人以萬計未至
石門五里許有寺曰袈裟殿謂迦葉守佛衣以俟彌
勒故名遊人至此騎者止徒行者息饑者待饔渴者
須湯然崖傾屋狹置炊無所客頗病之郡守阿君捐
貲鑿崖拓地為殿為樓為門堂為廚湢至陶甓作旨
蓄出於御客於是賓至為歸遊者日以襄嘉靖丁未
十月賓守新泉朱君招余來遊坐客則大理貫丈元
楊湜韓晟張文璧董難吳懋楊正泰世道幕賓則孟
縣行譽華容王遂是月秋高氣晶客歡未罷元慶沈

石索記遂為之書

智光寺記　　徐穆

洱水置縣與衛同城稱叢邑附郭有智光寺世代綿遠永樂初稅瑞山壽因植株之利斥地構崇增修萬培規模壯麗盡蒼洱無比蓋亦其時之可為也歲久日就傾圮殘椽斷碣僅留為遊人歌舞地則濫觴何極非此方一大缺陷乎幸土官楊淇與衛弁王弘緒等具有悲心佈金孤獨而下倭亦彈指贊嘆助人以言故繡柱璇題瓊宮緋宇一如舊制而建甍畫棟堅審視昔有加百丈金身儼若臨我和寒暑雨暈著靈應左翼觀音堂右翼毘盧殿釋子梵修於中晨鐘暮

甃不至鞠為茂草後繫轉輪閣幾作勞薪童子牧於其上今否轉轆轤僧過此開口便說帝道遐昌佛輪常轉津津而去𢗅為快事經始於壬戌夏落成於癸亥秋庶民子來誰非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之明效歟曾聞剏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其實山監庵富庶之餘人情近古猶可動以禍福今世錢虜若欲其割可愛之金錢為國祝釐為一方造福有撳歛笑我不智矣可見用財今日較少而課實較昔更培雖萬物會歸唐賦爾善信男女自有不疑者在也但不佞猶有說焉人情入廟則思敬故陳牲奠醑尚懼以下褻蒙護矧佛非血

食者比將心奉刹塵旬不宜以弊衣圖扇作内緣為聽法王經又不宜以蒲樗擲盧為豪舉欲爲藉草遊旬有憑高眺遠可恣笑散或不必空王殿矣不然豈前後疲於津梁者盡屬茫昧已耶

重脩指林寺記

郭登

雲南古鄯闡國隅越中夏萬里餘而臨安密通交廣南望東里八百諸夷前元設宣慰司領之實則羈縻而已

聖朝撫有萬方無遠不服而臨安遂為邊徼重地洪武辛酉始立城郭廬舍徒大姓實其中罷宣慰司置府設衛文武並用復立僧綱以領方外之教舊有指

林禪寺傳為趙宋時其地荒寂多林木居人旦見一鹿止於中因率衆往捕踪跡無所戚一異人出曰鹿處此非一朝夕汝輩欵何如言畢不見衆驚以為神相與立祠祀之甚著靈應元真間郡人何文明始建一殿二塔以為修息之所後取前人事書揩林二字扁其楣歲久傾圮永樂丁亥都綱德海領教事奮志葺之功未竟而入滅今住持溫成師者世為會人大傅黔國沐公寔奠南服以成師為宿德因命主席於此師始至遂謀大之於是儲財計費必底於完微不數年正殿兩旁構二小殿左立藏經法輪右塑地藏及十真官像前又𠎝天王殿周垣廊廡無不具備又

復以南狀鋪置田三區以畝計者百數用資日費成
師之心亦勤矣哉正統癸亥時麓川餘燼未戢兵部
尚書靖遠伯王公復奏
命往平之予輩數人寔備將佐以從公命予率番將
騎都將軍一達等數千人來鎮是邦始至假館寺中
時成師年踰耳順蔬食菜羹淡然無欲請予一言以
記始末嗚呼佛氏之教行乎中國為其徒者下廬而
居不耕而食不以奉身之物累其心而求所謂空虛
寂滅而已迺華宮室豐儲積而沾沾自肥不趨登壟
斷哉今成師下戚其所無不私其所有凡所嬴餘即
以興廢補敝率其徒朝夕共敬以祝

聖壽祈生民是則可書矣爲之辭曰

帝莫九維表萬邦兮神道設教妙無方兮玄默無爲垂衣裳兮超虞軼唐躋羲皇兮東西朔南聲教彰兮山梯海航紛來王兮有滇臨安湫天末兮惟官吏民法有章兮於變時雍庶績康兮

帝德蕩蕩民無名兮漑洽於幽闡於民兮神職效恭謹趨蹌兮先天弗違時雨暘兮有卓梵宮烜輝光兮弭災徼祉我民望兮佛惟有神民有慶兮默相厥功昭嘉祥兮像法不壞翌世昌兮朝斯夕斯敬以將兮仰彼昊蒼戴我

皇兮億萬斯年壽無疆兮

香林寺記　陳晟

臨安城北二十里有山曰香林寺相傳昔樵者見一茅廬有僧居焉問其來曰自楚而蜀抵於南滇山川風土靡不周歷未有快吾意者今至此林異香馥郁景物俱寂是乃樂道之所止也故縛茅而棲樵者曰野處獨居怪禽異獸縱橫於斯可乎曰狼狙與豺虎豹不驚扪山掬泉而飲山居之所樂也然耳不接聲目不接色罷若不驚得失勿恤樵者歸語諸衆善者悉心歸向既而達官士夫為樹寺宇即香林為名時元至正初也洪武辛酉

天兵南下寺燬兵燹正統庚申楷林住持湿成採棄

中至山引領四顧擬有靈蹟詢諸山人香林之址也成遂率徒慧照募緣鳩工刊山以展寺基住持廣勝募於舒忠輩捨財助工不踰年而殿像一新募置田畝勝入滅今慧明上人雕造衆像重加修飾山下溫泉久涸忽復湧出明慮其無傳丐予文勒石以示永久噫名山佛刹如曹溪潛山虎丘匡廬山因寺而名景因人而勝茲寺遠隔城市僻處幽谷使無溫成開創慧明繼述亦混為荆棘草莽之區虎豹狐兔之穴矣安能建大招提若是哉慧明心印仍瞻威儀外肅如孤雲野鶴無入不得惟此上祝

聖壽下來民福為心可謂有佛教之遺意矣

翔雨天寺記　　　　譚繼統

去城西二里而近平疇之濵小嶺孤出為團山木不拱而石亂歷巘為牧豎樵兒寄跡而里人未之奇也頃一二善知識謂吾郡四郊有叢林惟西郊闕如非所以表山靈也衛帥吳君國昌乃選勝茲山見其面西來青龍潭鶴村兩河如渡龍蜿蜒入其襟帶背負煥文時有紫氣一快地也遂寺之然計費當不貲匪獨力所能辦去山三舍豪者曰雙橋翁其人以質直聞乃召而質之曰能為我分一臂力翁直下相承二三年紳相與佐贊成大因緣于是据山之足構門三楹構殿而上山腰構閣者一四周衛以石垣諸玉木

甓堅之費大較吳君三之雙橋翁二之而衆善信之捏施僅十之一也閣既成丹堊宇舍之縛土木上則單洪大士下則至尊諸天亦稍稍稱小祇林已閣後大有隙地第與人承其勝者吳君復召雙橋翁屬之翁慨然發希有想曰老衲積歲月之贏以有此禀衣食之具幾念有以散之孰若以之奉佛乎也後殿茲役一切請任毋以煩我里閈遂自構大殿三楹實其餘力造能仁大士六金像文圓通妙相慈氏應身遂添兩廊一實地廣幾與三山並雄維統以使事過里翁遂遊其地因問寺名翁曰西方五行爲金蓋萬寶告成之識茲山適當其方故以稱焉維統曰唯唯否否

夫寶刹新開佛日方旭政借光明照十方顧以西山崦嵫為夕佳乎哉佛在西天獨稱極樂請類之曰西天凡遊於其天者鼓腹鑿壤為治事之樂農即西竺之活佛寧源過是翁曰吾農家者流歲時伏蠟卜水旱問風雨穡畜而蘄祥者往往竭蹷而趨烏知其有至樂無有哉繼統曰西方假地也佛假名也梵殿幻住也莊嚴幻像也從無成象即佛即心何域非西何人非天乎得佛之心而尊其跡凡緣境以好修總曇福田尊佛之跡而昧其心縱破劫而為施竟非善果我翁于跡既尊于心不昧得之矣家封公顧令小子盍記諸翁遜謝家封公固令未已繼統輙為紀其大

都如此叟橋翁氏季名培

水月寺記　　塗時相

石屏異龍湖東南有村曰白波中峙一島周圍可四百步許屏人鮮有知者萬曆戊戌歲臨鄉袁會宇然偕土舍楊浩泛湖登眺久之遂命冊青寫其狀獻之郡守蕭侯侯覽而奇之曰吾吉山川在宇內稱奇絕詎意屏湖中亦有此佳境耶於是僑寓白浪劉某等皆吉郡人也相率庀財鳩工前建殿庭各三楹又次廊廡禪樓前後亦各上門三楹爰題名水月寺適有更張拱辰者披剃持募造佛像輦之來寺寺傍隙地可植可蔬尋質村夷鑿池浸灌緣堤奇花異卉芳香

襲人鳥鳴而矰繳不加魚遊而網罟不及人居福地物適性天與此足為二樂矣又慶有年中隊庚附近陂塘甃鑿出湖田若干畝以為常住仍廣招僧衲責其修葺以善將來乃走琳琥屬余為記余閱其圖說輙欣慕往觀之宛如太極一圖中央圓滿數菩薩而左右龍虎崔嵬谷六若十二圖覺萊山削玉若護法神王外五瓜諸山周遭遠抱如金蓮布地所謂西方淨土而南海普陀者非耶顧余竊聞如來月印千江之說有味其言能湖滙積螺髻纖淨皓月澄波色空相映俾遊人遺塵慮而居者定禪心畧與佛氏真言相印澄盂冊青所不能圖者寺名水月不亦宜乎余

畧過洞庭登小孤見湘君海珠料此景未可多得第
安得避天外風波久住此山與會公共登猷若以結
此香緣也重蕭侯之請敬紀其勝槩云

重脩湧泉寺記　王景常

瑜滇以南深淵絕壑惟通海為最勝環通海數十里
峻巖邃峯琪樹琅玕惟秀山為最勝槪秀山之奇為
浮屠者三湧金為最勝蓋湧金弘路絕巘上涵天光
平俯諸峯下瞰巨浸城郭居室之盛山林島嶼之蟠
蜿晨鍾暮鼓隱隱宜在天上也若其虵壇扶輿絪緼
繆轕出入眈忽四時昕夕雲霞嵐霧盪摩戛擊與松
風籟唄爭光齊真諸天兜率之宮豈人世之所有哉

初僧鐵牛之大弟子月智遊東南至天目見斷岩得衣鉢之傳歸而闢叢林于雲麓塹東崖肇創湧金寺於山巔其弟子聯山實守其傳元元帥述律杰為文刻諸石斑斑可考其高弟子慧庭嗣有其宇博極經秘大振宗風一時緇流西自邛笮北自越嶲昆明滇示鄉風慕義叩首歸命自時厥後法益密律益堅增其耀靈號為滇陽大剎歷劫既久龍象亦迷泰極而否兵燹繼之樓閣頹圮金碧無蹤松栢催折祥光下降其徒鏡涵發大願力矢辭諸天曰所不能紹復先緒浮屠更始有如白水齋志不酬凡幾年會天朝德化被殊俗乾清坤寧彝夏胥慶于是飛錫天

衡岳四

帝闕拜天人師有旨寵錫袈裟賜遊江浙諸名山閱四年歸始克成前志乃遍禮公侯士庶大檀那得貲金凡若干緡鐵乃若心勞力殫志竭慮鳩工發帑一毫弗以私諸已東撑西柱易棟更樞元措大殿殿成凡湯金門即聚亭西梵堂明元庵凡舊所有率皆新之舊所未備今率落之廐庫庖湢靡一或遺凡為檻若干為工以日計之凡若干既成山若增而高海若濬而深天雲下垂萬水背立神用盛矣乃命徒喜顏來請記將勒于石以垂永久予嘆曰自有天地三五繩繩夏后商周繼以姬孔道備矣而今通祀於郡國

者惟夫子而已乃僅見其一大雄氏以慈悲為教而祀宇被海嶽豈其徒力能致之抑亦有為之變通而神之歟為吾徒其謂斯何或曰自其以善惡恐人今多歸嚮之或又曰彼以神通善幻故眩耀若此殆非矣天地非本大也然為壇渟天下惟六而已雖祀典祭法立其一曰法施於民然上下有制非民可得通祀也制自夫子立也彼大雄以象變為化無間上下民利其欲故上之人亦從其利而尊之別其徒皆歸於儒得以肅之果神而變通歟予觀慧庭博極經秋淡光其宗鏡涵發大誓願以壯其業亦儒者博學力行之似者昔其本二而不純也自非有道人才識安

能俾旃檀寶蓋照耀於中天哉於戲此予之所以有感於彼者歟辭曰矗矗秀山控制滇南上摩空漾下壓書陰蜿蟺坱圠肇自鰲極崑崙兩戒發於西域雪山以東岷峽以西正氣迴斡與天俱齊雲南箕星主有截井鉞參旗胚胎凝結神禹鬼鑿鬱為寶林既晦於古聿彰於今桐時鐵牛載扑載斷暨於月背白丹曰牘東崖撟撟雲山之椒湯全有嚴炭叢層霄維爾聯山爰究爰度無替成美燈光續續遞律有交鐫諸堅石涇弘演肆光被南國一時聞望歸於慧庭守道不忘觀於厥成香黍相仍龍象斯進景光颷舉平級巔陛荷歟鏡涇志行眞堅一鉢二錫萬里朝天邀

遊名山年月四春耳濡目染心曠神怡松枝南指飛錫聿至賁金泉湧棟宇山委遂嚴寶林遂開湧金遂亭積翠疊軋陰陽金榜玉輿龍馭象床蓮花寶坊華蓋霓幢凡昔之靡今悉渠渠凡今之構昔古所無煌煌金碧炫燿南離匪我之力惟神之為於戲休哉濂墜厥初有永其承利及海隅秀山倚天通海澄波百千萬劫石泐無磨

重脩清涼寺記　　張西銘

按佛氏經有華嚴者云鴈門郡之山曰清涼即五臺也歲積堅冰夏月飛霜五峯聳出勝五髻洪唐僧澄觀居之號清涼國師所疏華嚴經號清涼疏而通海

秀山華嚴亦號清涼者則非經見舊志亦存而斯志又皆缺而不書名勝莫之究焉閩山寺凡有五曰湯全曰慈雲曰妙高曰普光清涼居其一每峰巒之疊寺一建焉豈以形勝彷彿五臺而名之抑取釋氏謂人世熱惱而出清涼法以变之者以名是未可知也傳聞永樂中僧性充者嘗為是寺住持當是時廣廠長廊翬飛雲構山之章而前者若屏負而後者若程高而平者為陸瀦而下濕者為池旁圍而左而右者為宮為坊蔚然而林木茂雜然而巢芳馥凭欄俯瞰碧蘸湖水中其為清涼匪直福地境界乃爾也繼此無所事時寺既寖毀而景亦變遷屏者塞而程者顛

陸者莽而池者堙與宮坊焉以圃者妹亦偏亥於左
若右也剃檜櫛比槩為丘墟湖波朽漫適足以殷逺
灔爾焉所謂清凉者耶歲成化戊戌嗇光壽僧淨宗
禁足山居者凡二年日事樵採得遺址于慈雲寺之
上誓欵與優顧費不貲時厥父師名傳悟者方吏麗
江府幕仕訖謀焉父聞之逃吏歸釋祝髮於大理之
雞足山並受戒持逐歸為募緣計求穀粟金帛於富
貴之家有產除穢薙荒尋斷礎於叢薄拓廢基於危
磔土木閒作規畫百出正殿構於中者凡三楹而軒
敉如之旁翼以廊前啓以門建夜廁漏之所委曲悉
具繚以周垣像以繪塑金碧輝映後先相望而册壂

錯雜巨細攸宜工肇壬寅春訖於己酉冬凡八禩始
落成歟是屏山前章程峯後負底陸於原瀦池於瀛
惟宮惟坊胥左右焉華日以矣木日以喬湖光浮碧
涵浸倒影仰登俯臨不啻據方壺而凌弱水與湧金
諸峯仍列為五遠瞻近眺秀山之景物儼焉嗚呼斯
其釋氏之設歟否歟抑人心感激自歡興廢歟抑
亦修復之廢事致力歟使分人國之事若如是將無
行之不可復也何宗周之廟悲興禾黍而晉宮之閔
不守銅駝哉否則釋教人心皆有於昔而清涼臺寺
獨復於今是必有所致也矧夫各田以飯僧而範金
以為供佛之具聿修於新非有所致而能然乎事事

之力不可以不然也其謂毫光東現於營修之始日則釋氏之所謂幻化者吾弗知也夫為釋氏徒而佛寺是與傳悟輩知所尚矣

嵋峨如是庵記

秀山湛堂師來臨安結庵白塔下曰如是來求言轉語吾師其所能而語之曰汝之道寂滅道也汝今有是庵有是身且汝不得有庵焉嗚呼然有其有而如是之將無其無而如是之亦在有無之間而如是之皆未免有滯礙處吾懼汝不得而專之也汝不聞世之都大位享萬鍾祿不以為泰繩樞甕牖不以為儉在彼亦一如是或汲汲為極金珠犀象而默默或遂

華蟲貘而赫赫在世亦一一如是權魯木訥將亦如是押闔鈎距倚權譎以衆生誅亦如是以求得卓厲風生當齷齪矯矯同亦如是等而推之三三之天九九之宇蛙蛭醜觸之庸鄙細亦如是莫夭於殤莫壽於殤生死亦如是而爭此名也則以四大假空之身有甚於衆生者乎汝欲專之其可得乎汝今一念湛然趺坐凝寂起於聞而無所聞起於觀而無所觀能無所聞如是可也能無所觀如是亦可也能無聞不能不觀則是其所如如其所是是如了如如是何者為如是何者為不如是始於一而極於三千大千施施無窮生於黙而括于神通悲知立施之無窮如是云

何曰未也夫既有始則必有終惟其有生亦復有滅至於無始無終不生不滅是謂眞如眞是是如汝得而專之者也是又是非汝意乎然則衆生不如是也審矣蓋寧為彼而不為此也汝又不聞乎汝佛多能而善幻非有生不能知如如是安至安能悟有生之空以起手無所之外以同歸于壞爛澌盡而後已然非吾苦心操行者不能也嗚呼吾之所聞又有大焉有生有死者夜旦也貴賤壽夭智愚賢否之不齊者天也衆皆如是我不如是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聖人之道也以彼之能躲此之道非有苦心操行之難也知汝之如是而不知我之不如是者惑也豈下

可數也夫系之以偈曰如是復如是惟其不如是所以能是是求彼世間人上下不差忒即心得其性無閒泯與戚汝惟如是觀念念不生疑若脩輪迴中是無窮極處慧日在中天慈航在苦海捕風與繫影以是苦馳騁何以得其常有心乃其度若惟無心着道義無所措有心與無心機鋒一彈指總是無其是如是不如是猶如大明鏡物物無不照物物無不明明照滿世間在在破諸闇大道本無岐慁證有心法恒作如是觀

平南寺記　　王遵

予來守楚雄尚方問俗見鳳山之右有崗阜巍如寔

如蜿蜒抱員於治西白山佳哉父老進曰拔寺崛屹
昔孔明駐節時廉郡人奉佛遂翻浮屠於西山之巔
而創寺顏其額曰平南意將以空化執以福利化貪
以地獄化頑悍耳民庶畏天感習佛教少有遠擴者
必相率斥之曰汝不畏諸葛公乎歲時諸寺稽顙祈
祝凡水旱疫癘兆趙馬頻有徵驗此之峴碑
聖祖命袁都督義來分鎮義以南山逼郭上請展拓
之而寺適撰峙於新城西矣袁觀兵樓櫓覩梵宮而
奇遐想按古算而定今謨北望嘆曰我
主上神聖越今古據西域僧以佛子法俾因俗而治
通適荒服孔明寧無翊贊於千載前哉往迹可尋勿

今稍也廢乃出金倡民葺之凡遇慶賀習儀於殿墀
藏古訓留題云為祝九重
天子壽落成四太梵王宮至今百八十禩民物阜饒巽
異殄息首固
皇仁遠洽亦茲山鎮氣斡運之助矣正德間主僧失
守梵燹無遺礎今兵荒間作敢起建復乎呼然曰有
是哉
聖朝禮樂刑政融洽宇內顧需佛法哉父老懇曰昔
如來慈悲濟度法雨遍潤於四大部洲而梵雄去印
度為最近靈蹟時普善知識代有其人即因難名竇
婆羅命獨可徵匪誣是以郡民蘇信而生解脩因而

證果者率以此明府見寧官自為一方福德主幸俯遂悉願予迺訊之大夫士稽之於地考悉符父老言苟可導民為善者固不徇於方顯而名園興廢徵洛陽盛衰蓋亦平世勝事也姑從其請迺普民楊宗保留僑僧贊猷募緣以創其規既而戒僧海澄丞力潤飭之庀材鳩工陶土範金役不俟勸財為渠輸不幾時而寺復厥舊設像繪壁殿門軒廡完其乃雜蒔奇花多植嘉木以凝簷蔭而檀越諸人捐常稔田若干畝海澄出己貲置田數畝以供僧膳予復像接引佛於殿之前而亭以覆之琳宮聳翠紺宇凌霄寶樹園煙喬章拂日守僧朝夕具威儀誦經呪祝

萬壽鐘鼓之韻遠徹郡齋予每聆而嘉之邦士喜復孔明之遺蹟登覽者咸伺往寧靜澹泊之致若漢楚之雲集種善因者殆難悉計噫是寺之復信郡中勝事也巡祝國禧而攄愛君之忠以壯形勢而增禦侮之武以導民俗而翊其從善去惡之情具茲三物雖不出於孔明而孔明之徒所以建立者民輩復來閱記予曰若之復寺之意乎佛像接引欲引汝於善也明倫於寮師奉法於剎導憲度以持戒循信義以為定交風御而慧光生豐年屢而福田種俾楚為西南一極樂國則峩崇之墟即印度土民之身亦如來南陲來享太平不難矣是復寺之意也

眞覺寺記

滇池西走六驛有郡曰威甚東北五舍沿深山入長谷有鹺井取雄於一方以佐國用資民生厥利溥也井西一里許有山曰萬春嶠立屏峙聳出天外萬山連延東龍江之水距虎嶺之麓巨石嵌空居人在山谷間惟萬春為勝處也延祐乙卯僧曰君山普泊土之耆宿相與議謀曰吾儕介于裔夷蕞爾絕徼荷縣官之庥山澤之利食土之毛皆帝力與佛造也可無報乎於是捐己資集衆力建佛宇於山之陽名曰眞覺禪寺即萬春之顏以祝萬年之壽也殿寢堂奧橫山跨谷位毘盧遮那佛報化佛文殊普賢之像右有

選佛場左有旃檀林前有棲鍾樓後有庋經閣法堂
方丈齋廡庖會堦砌闌緜彤黝册堊焕耀金碧荒遐
僻絕之境見茲亢奐夫誰不喜也嘗謂夫佛法入中
國千餘年來華人尊崇之謹猶一日也遠而至於殊
方絕域之外又至於深山窮谷之間人跡所不到之
地亦奔走崇奉如是之篤也嗚呼我佛以平等為性
以慈愍為心以淨業為幻以寂滅為樂以五蘊為空
以三歸為戒導人以遷善去惡明心證性如斯而已
不知者以為其言宏闊勝大以生死禍福動人則非
西竺之旨矣雖然西方氏之教慈矣而西方氏之律
則嚴也顧其善惡因果之說往往與易書合容或有

不可誣昔蓋人之生稟二五清濁之不同有淫正戒自持訣正其法身者又有以十業自檢以淪於外道者豈非善惡之區別乎冥冥之中昭昭之報猶影響然予嘗謂世人莊嚴佛身頂禮佛足嘗範金雕木矣庸詎知明心證性固能成佛之妙也明心證性者啓為善之根也範金雕木者皆有漏之因也君山執行峻潔弘揚於聖教而亦嘗慮及於茲予其刻斯文以示南人南方崇信浮圖甚至庶幾因敬生悟人知嚮方有遷善而去惡者則君山總持創建之力也

玄武觀記

蔣宗魯

中和山玄武祠嘉靖庚戌冬所剏建也元以前有寺

侗公安觀曰高真山自宜良蜿蜒至此結二峯崖
右層巒環若旗鼓後枕尋甸山海迴繞嵩明楊幕趙
昂丁未歲奉屯撫來顧瞻徘徊欲陟其巔衆謂工有
黑虎樵採所禁昂曰毋恐遂往視之見龜蛇成形神
仙窟宅也昔聞太和玄帝常有黑虎巡山茲非其驗
歟少頃帝見像中峯之頂昂乃率衆羅拜咸願卽其
上開址立宮事初就緒未幾以老去命其子生員趙
應鵬曰不即工勿歸鵬受命惟謹竭力僝功於是侗
黔國以逮士民聞者各來輸助用益加饒庸申祭彙
奏
命來撫是方鵬已增建棹楔者一天門者三宮觀前

二予捐俸鑄金像於其中侍御台山孫公亦贊成之
壬戌三月鵬將告歸致仕命衆懇予紀其事念予弱
冠叨入仕籍逮今二十有五年母太恭人每感其庇
辛亥冬備兵臨安夢帝賜旗七星幸平元江之變適
昔甚定東川咸帝力也兒思忠思孝討偕北上謁祠
告虔時龜蛇見雲端風捲黃旛飛揚天表衆皆異之
謂魯世受帝恩罔極矣魯固不敢私神福亦烏容以
不文辭粤稽
高皇帝再定海宇惟帝默相肇建廟祀於南都
文皇帝肅清內難惟帝純佑特於太和山大建宮祠
後於北都建行宮我

聖上敬天法祖玄應屢昭特遣大臣重葺之海內臣
民益加仰慕滇在徼外並夷雖居水旱疾疫有禱祀
應帝之揚靈顯於邊徼者與中土同不啻若刻無以
騰神功詔後嗣帝以虛危二宿之精降臨人世感召
天神受無極上道冊成上昇歸司北極之位而遺世
垂訓無非欲人忠孝友悌修己化民每以貪淫奸邪
為戒懲故能使天下之人靡不奔走寅畏遐邇同心
以其翊運治世作福元元也繼自今穀麥康食無或
艱困長我大明曆服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
庥豈惟滇人受福已哉

重脩智鏡寺記

張宗載

鶴慶新舊兩城寺在舊城東南隅父老曰鶴故海區此地其目也里先昔人祀祠觀音以鎮之因寺焉寺有地十餘畝環池闠泭居叢樹夾雜雞犬聲從叢樹中脊脊然出不啻若劉安家畜者泱泱乎一奇觀也先是郡大夫師貞馮公政事之暇稚以山水自娛見池勝遂泐舟試賞與郡倅文山朱公禦守香石周將軍商拓之各出帑資命僧海藏悟念募佐不給無何馮公去里人謂貴池中廢乃周將軍力任其事恐非後事師尋文得汸齋桑公四閱月而告成已命余誌余按記鶴慶與大理開闢同里先昔人祠祀之意重報本也顧寺畢陋不足稱明德報本請何天意今數

公更始故始終先後之間其所以協贊而藉手者同也不則寺宇日剏為莽蒼池亦污垢納爾奚有今日且語籍之君子覩爲小人比焉當時着處乎于鶴節其取勝湫小亦或忠賞坐嘯清閑其中則鶴人謠爺醇漓閭閻休戚下致積而壅聞庶幾乎百姓之庇也豈直報本覽勝爲兩者地也已哉寺舊僅堂三楹新剏殿三楹池中待懸舟者一楹臨水三楹大門三楹庖湢翼室不贅

玅光寺記　　元　歐陽玄

至順二年辛未姚安總管高侯歸自京師既奉命陛陞州為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國恩序繕脩玅

光報恩禪寺面勢岡陵占勝林石中建寶殿像釋迦
文佛菩薩兩廡外施三門以及丈室禪房具以法式
爰割上腴若干以飭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唄祝釐
皇家月旦望日侯潔齋至寺率衆圍繞虔讚作禮白
佛祈皇帝壽永錫民福此寺之作蘇作也是山昔無
泉既得慶祥師住山以錫杖卓於巖谷之陰而泉涌
爲故來請記昔者先王之制於五方之民脩其教不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故繼之叢桑泰之車馬
陳之巫覡歌舞采詩之官歸獻於王詔於大師列於
樂官王時巡則陳而觀之豈必皆有所美刺哉今夫
雲南之事佛俗有所從受也然而佛之於雲南有足

以助時君之化者其來亦非一日也彼其狠獷悍鷙之性一旦歸於清淨慈儉之宗此蓋威武之所不能屈教化之所未易漸而淨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壞食淡合掌趺坐伏而攝之若不勞餘力焉亦豈小補之哉世祖皇帝自征氐羌歸乃表異釋氏隆其飾賚至於宮室服御器副於乘輿蓋有以察其風俗之宜因以為制遠之術焉顧世之人不足以喻此也然則茲寺之建不獨專事於祝釐可以為報恩也侯名明勝國高昇泰九世孫有惠愛於姚安其民甚德之云

福田寺記　　朱化孚

萬曆上章困敦夏吉化孚奉

上命使道于舍暫得總田間問老農耕耨事乃郡貳
陳公司理錢公紹介吾州孫守咸就余問新堂以識
定福田寺新建屬化碑之以紀成績無何走幣二百
里米以和曲趙守所為紀畧中命爲余聞之上銳理
道與邑人吏善治郡太守事也下樂垂成與邦人懷
永圖者卿大夫事也庸可辭諸按武定在嘉靖四十
五年鳳賊叛逆此田卒汙萊時也伏
上威德而輯寧者僅三十年餘軍興之後所賴撫綏
整頓甚急太守公入境慨恢游刃無郤不批如重學
敕建兩橋監東樓闢雨畝社學義塚醫書律例日亟
百廢而興之諸凡善政難僂指已而下地迎祥橋東鳩

工程材諏日興事首樓閣左禪房右茗室前樹門捷庚若干尋高若干尺森森井井絲以周垣括掊悉出太守公公私二無所預蓋自某歲迄某歲月而堂構聿新範金鑄大士像以祝命曰福田寺登斯刹也五龍枕其後獅子吼其前曲水如帶沃野如列攬雲霞於襟袖溢灝氣於膺胷亦一奇也余聞大乘諸法無罪福無禨祥太守公公斤斤於若寺也詎寧如世之修崇信於沙門侈崇觀於土木已哉化方講叢請說福田而以農喻夫人一心方寸猶田也天命之性若掜種然猶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既形藩籬又隅榛茅塞之狼莠戕之田且蕪矣何福之與有大守公一

心直以精白為基帐廓為宇高明為堂軒周慎為環堵慈祥愷悌為般若安阜懷保為服社其視吾民何啻嘉禾諸凡主意於休養生息者皆田之既優既渥也修明乎法度政令者皆田之栽種栽理也即剪奸去暴不必徵備皆田之去蝗芟蓼者也凡民之鼓腹而嬉遊者皆田之穡而有秋也即所稱堯水湯旱不能為災懿哉太守公之福田直以心造矣內典曰心生則法生法界縣心造是舉也其太守公之法界縣心者乎余惟儒之距釋有同華戎然粵稽達人杰士皆尚其法如白居易畫極樂圖柳柳州造淨土院蘇東坡佩彌陀像之數公者皆以文章雄一世而歸心

乃爾韓范司馬諸公莫不參訪其法而諧其極當時
人國賴之以安太守公之創茲福田寺也者行將上
之
皇圖永固
國步彌昌下之世道益淳民生畢遂繇武陽而六合
太守公之福田寧有涯矣化且拭目之是為記

滇志卷之二十一終